



咖啡座

黄向京
ngspg@sph.com.sg

2019冠状病毒疾病刚暴发，与团友取消了2月初越南之行。如果奥地利旅行家艾达·菲佛（*Ida Pfeiffer*, 1797-1858）碰上冠病横行，她肯定一笑置之，继续上路的。她什么都不怕，45岁独自上路，展开五趟旅程，走过3万2000公里陆路和24万公里海路，最大壮举是1846年至1855年，成为第一位女性独自环游世界，而且两次。61岁在马达加斯加染疟疾后病逝。

英籍科学史学家约翰·范·威（*John van Wyhe*）的《流浪癖》（*Wanderlust: The Amazing Ida Pfeiffer, 2019*, 新加坡国立大学出版社）书写菲佛一生传记，有趣生动。从小是男孩子样的菲佛，嫁不成喜欢的家庭老师，改嫁律师，丈夫不久失业，分居两地的她，隐忍着将两名儿子带大成人后，不顾一切反对，实现儿时梦游世界的心愿。

以前的旅行带政治、经商与宗教目的，18世纪初出现欧洲上流社会开展的The Grand Tour。以旅游愉悦为目的“游客”是19世纪初期才出现的观念，旅游指南1830年代出版，有条件出游者非富即贵，也有极少女人在路上，但身边总有男伴。作者指出，家庭主妇菲佛可贵之处是她是第一个经济型女游客，常为了省钱，乘蒸汽船第二三等船舱，还上了中国人与马来人的船只。她随骆驼商旅大队走沙漠，借宿当地人家或露宿野外，吃当地食物。

当时的旅游未像今天的方便普及，Lilian LeLand在1890年指出：“没人可以期望与大胆的艾达·菲佛成为对手，因为她这种危机四伏的探险，已迅速消失中。”今天，难以想象她无数次与死亡擦肩而过。长得娇小的菲佛渡过海上的风暴，炙热的沙漠，熬过瘟疫、疟疾、地震，躲过强盗，谋杀，猎人

奇女子的流浪癖

如果奥地利旅行家艾达·菲佛碰上冠病横行，她肯定一笑置之，继续上路的。



（左图）奥地利旅行家艾达·菲佛路上的装束打扮。

（右上图）菲佛身边的地球仪显示她独自环游世界两次。

（右下图）菲佛传记《流浪癖》由约翰·范·威撰写。（互联网）

食人族及老虎的攻击。不会游泳的她在厄瓜多尔翻船差点溺死。她在巴西遇刺，在波斯与苏门答腊面对被斩首的威胁，在俄罗斯被哥萨克绑架，在马达加斯加险被处刑。

从未上过学校的菲佛游记出版后造成轰动，被译成七种语言，版税利润不大，她将路上搜集的矿物、甲虫、蝴蝶、贝壳和植物新品种标本卖到大英、奥地利、柏林博物馆，换取旅费。她发现的新品种如珠织蜘蛛、淡水虾、蜗牛、软壳乌龟、圣甲虫，以她命名。现任教于国立大学的威发现，菲佛比华莱士更早来到新加坡及印度尼西亚岛屿，其游记远比华莱士更令人毛骨悚然，清晰详尽。华莱士后随菲佛的足迹探访，奇怪地，却从未在著作或游记提过菲佛，仅在书信中偶尔提到。菲佛好比是“华莱士东方群岛的黑暗女士，从故事中消失”，促成写书

动机。但威并没美化菲佛，叙述其出发前没做什么功课的知识局限，将不少地名写错。

在路上的菲佛往往成为奇观，成了名女人后，上流阶层想结识，获欧洲王室接待，享受到女士特权，但在路上坚持不掩饰自己的性别，更多时候是犯险。她不顾驻扎当地男官员的劝阻，仆人助手的临阵退却，勇往直前，直至无路可走。菲佛写道：“我是天生的旅游者和流浪癖”，“我想起奇异的行为与风俗，在远方，仰望一个全新的天空，脚踩全新的土地。”

1847年乘坐P&O蒸汽船来新的菲佛，喜欢豆蔻丁香园弥漫的香醋味。她深入森林沿岸的胡椒与甘蜜种植园，第一次见到长尾猕猴，看见随行枪手射下树上长青蛇，吃下蛇肉。1851年再次来新，《新加坡自由报》报道她“了不起的勇气与坚毅，已近乎传奇”。她在马来随从陪伴下看到了老虎——“我们每天都见到老虎的足迹；我们见到了沙地或软

土上的虎爪印；一个中午，其中一个不受欢迎的客人靠近我们的茅舍……”菲佛说每年有400人命丧老虎，华莱士1869年著作重复同样错误，其实仅20人。也记录殡葬仪式及中秋节的菲佛说：“我从不会忘记在新加坡森林里度过的欢乐时光。”

菲佛游记结合风俗人情，叙述巴西的植物园，瓦尔帕莱索的淘金场，锡兰的猎大象，印度教徒宗教仪式，回教与欧洲的婚嫁风俗等，具人类学民族志参考价值。宿在砂拉越达雅克长屋的猎人头随风飘送恶臭，她细腻描绘，联想欧洲历史不无屠杀的残酷。她看不惯奴隶制废除后，仍有人走私奴隶。她在爪哇赞美黄肤色的少女为美女。她在欧洲人从未去过的地方，让大家看见，也看见了自己。